海防纂要

海防纂要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芯穉茘甫較閱

皇圖一統說

恭惟　聖祖電掃胡塵龍御寰宇薄海內外罔不賓服一統之盛從古所未有也謹按海圖自欽州龍門港抵南澳爲廣東界延袤計五千里自南澳抵烽火鎮下門抵金山許山爲浙江界延袤計二千七百里自金山衛抵東海所爲南直隸界延袤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鹽山場爲山東界延袤計二千里自鹽場抵山海關爲北直隸界延袤計五百里自山海抵

鴨綠江爲遼東界延袤計一千三百里蓋北接朝鮮南連交趾共一萬五千餘里焉猗與盛哉若山川之要害官兵之屯戍星列棋布一展卷盡有目中矣覩河洛而思禹功者其亦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志乎

籌海重編

華夷沿海經略序

歲在赤奮余受　上命建節青兗之墟不佞過計畿封容遡江淮外控遼海內環脫有駭獸徵輸爲難爰飭將吏訪先臣湯信國之故智與吾所成海圖出而商度品處焉校武海濱軍容與唇市相映亦庶乎旌

旗改色也亡何蜚語至京師而朝鮮且告急矣二三
巨公不以流言罪余而訝余之識先一飯也力請於
朝　聖天子特勑臣宋應昌經略四鎮云昌拜命更
退而思曰審知地圖管子以爲主兵要務警之奕張
置不疏遠而斤斤守邊隅吾知不能勝偶矣彼倭奴
者舍吳楚沃壤偏兒威於麗國豈真左計失當哉狡
筭得無以我　明甸服幽燕北虜繞右脅而撫其背
吾將盤左腹而扼其吭也不爾則　世宗朝犯江南
穫子玉女帛何限胡今規規侵吾荒服也哉上兵伐
謀攻心爲急存亡振旅萬世稱義焉爲今之計彼將

卒方驕惰巢穴未固我集士馬風掃霆轟何難爲彼奴司命謬議適符廟算於是誓師渡江按圖據險伏許轉餉焚彼囷倉分兵深入寧非審知地利之明驗也乎旨不佞入關繪圖爲說進之　王上或萬幾之暇可覽而知也圖由遼以迄閩廣萬有四千里信國之規畫眞如棊置犬牙盤錯遵海之濱島列門戶大抵貴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内地已也安東而南不在節制内安東而北散見條置諸疏兹說姑陳其槩倭船由薩摩州開洋歷五島越琉球而南犯過南沙入大江則瓜儀常鎭矣洋山而北則太倉矣洋山而

南則臨觀錢塘矣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也循舟山之南而犯定海也象山也昌國也台州也正南則廣東也稍西則福建也由大洋而西北入犯則淮揚登萊矣正北入犯則天津遼陽矣惟風所使倭聽命於帆而不能自命也昔人以彼寇江南爲便寇江北爲弗便此正從五島一路籌之耳今時則不然審輿圖諳海勢矣洋愈大則水波愈惡島之寬隘不等或不能多藏舟以故大犯江南非倭之利也由對馬島入釜山以寇朝鮮則晨發夕至跂足可望焉朝鮮介居海中自遼海旅順山勢直趨東南如人吐舌然南

北長四千里窮島之盡爲千里者幾五濟州島與吾狼山海門相對障絕日本不得直渡東保薊遼者麗國之力也東西廣可二千餘里全羅慶尚則又彼國之門戶也日本欲犯吾四鎮必轉全羅地角候風反而行即放舟入大洋不能借風倒入也壯哉天險外護神京金湯之固不至此矣若全慶失守是亡朝鮮已亡朝鮮陸路可犯遼然不足慮遼地平夷騎兵可騁清野蹂之且立盡矣況仰攻山海關尤非易易水路則洛東漢水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舟四出撓吾四鎮沿海島寨兵力何以處分此余所以

亟請累疏欲暫戍全慶以俟麗兵之强者執此之故也披圖而玩海以內海以外如觀掌中物不待深惟力索可逆覩要領矣又何俟予之喋喋耶平倭復國編

日本考

日本即古倭奴國其地在中國之正東偏北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皆至海東北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不虚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又

東南百里狗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焉國曰巳百支國曰尹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風俗黥面文身被髮跣足不娶同姓初喪戒酒肉信巫好戲重儒書尚佛法交易用銅錢錢名乾文大寶其人嗜酒

輕生好殺性貪譎以劫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
鬬慣舞雙刀輕儇跳躍能以寡敵衆至其嘗設伏草
人輙墮其術其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
有筯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
額髮垂肩而續之以髢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
會時蹲踞爲禮遇尊長脫鞋履而過人喜啜茶富貴
家用茶末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質白
文男衣過膝而止衣裙襦橫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
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其王至隋時始製冠
以錦綵爲之飾以金玉 廣輿記

日本在溟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奧居東爲尾山城居中乃國之都也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然其島之數可攷而其間廣狹至到有不能著者今姑據所聞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萂（此三河也）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西爲攝摩右爲因幡又西爲伯耆（俱懸海三十里）西南爲筑後爲大隅又西爲薩摩爲阿陂爲五島（中有澳可泊）北爲多岐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

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

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浦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犯瓜儀常鎮等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大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

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皆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隅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

今惟豐後强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文獻通考

日本各部州郡考

畿內部州五

山城　太河　河內　和泉　攝津

右統五十三郡

畿外郡道七

東海道州十四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裴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常陸

右統一百一十六郡

西海道 九州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

右統九十三郡

南海道 六州 紀伊 淡路 阿波 伊豫 土佐 讃者

右統四十八郡

北陸道 七州 若佐 越前 越中 越後 加賀 能登 佐渡

右統三十郡

東山道 八州 近江 美濃 飛彈 信濃 上野 下野 陸奧 出羽

右統一百一十二郡

山海道八州　播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右統六十九郡
山陰道八州　丹渡　丹後　但馬　因播　伯耆　出雲　石見　隠岐
右統五十二郡
海曲部島三
伊岐　對馬　多藝
右各統二郡
驛　凡四百一十四
戸　可七萬餘
課　約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籌海圖編

前代朝貢考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諸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弥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弥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弥

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哥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

禮不平詔不宣而返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
四年其王孝德卽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碼
碯時新羅爲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
三年天豐財遣僧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
智遣使者偕蝦蛦人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
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
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
遣粟田輩請授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
臚寺爲師獻大幅巾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
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

還後建中元和光啓等年常貢不絕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奝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奉職貟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一卷記室參軍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遣弟子奉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并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太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

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年綱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部給之又有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

詔守臣支給津遣明州州養贍候有使船發回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登壇必究

本朝備倭通貢考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

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王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　中國爾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訹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　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

祖聞南京充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
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
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　六
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　七年寇
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邦之其臣亦遣僧貢馬
茶布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
責王　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
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良懷不誠
詔責之　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
寺　十三年遣使　詔諭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

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寺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　十六年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規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

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
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
所遂垜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　二十六年
寇金鄉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
視兩浙防倭八月又　勅都督楊文壽又　勅魏國
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防倭　二十八年
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
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
之縛置甑中蒸死　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
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付勘合百道

合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
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厚賜之尋　命僉都御史俞士吉　賜王印誥
勑封爲日本國王　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
山　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
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　九年寇盤石　十
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
王還所掠海上人　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人
金盞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之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杳至榮率精兵疾

駛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
圍望海堝入櫻桃匯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
十二擒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
不敢窺遼東　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
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
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
倭數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　命
南雍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豎盡自淮浙至閩
廣幾萬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
得衣食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通賊壯者老

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禍未已也　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鎗不奉我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鎗毋過三十否不受　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　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

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盡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

例嗣後再至亦復加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厭其欲已而備禦漸疏　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杆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　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七年來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　成化初

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齋力言其不可許　二十年遣周璘等來貢　弘治八年壽蓂來貢

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王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勤順無侵邊　八年僧桂梧等來貢　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好役通市舶太監

饋貨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開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絕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

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是時及官府出兵輒齎糧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

不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鄉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强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焚劫莫敢誰何浙東大壞　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

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清謙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群盜嘘手肆起益無忌憚

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　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

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頗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佇經略未幾羣賊蹤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内招亡命勢益猖獗　三十二年大猷自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逆去羣寇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壖護城捕賊斬獲亦多悍不肯隱敗冒功撿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輭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歛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

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忤鷹鏜起爲閩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　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

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
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
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
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
奏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
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
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
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功以功為
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
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

抑除市舶請給鹺課追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
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
川湖貴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敗驅之不前
賊退追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
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西
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
其毒已而俞大猷夜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
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
爲侍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譏引
疾去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

太保敘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識者寃之自壬子倭奴入寇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又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自

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總督胡宗憲用計款賊幸而渠魁授首兇焰頓衰　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斂息至　萬曆丙申寇朝鮮本朝特設經略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至戊戌歲倭衆引還

經略朝鮮

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淸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逋走遣官告急于　朝遂命經略使往援王京壁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于戊戌七月

病故賊衆撤回然中國調兵轉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已上俱續文獻通考

浙江道御史楊紹程等奏頃者東征師久無功經略宋應昌乃申明講貢始末徼功塞責該兵部覆議寢其通貢止以封號一節待關白具表至日轉奏臣等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四夷賓服則有封有貢然皆畏威懷德願爲外藩而非輕許之者也倭奴素稱狡詐考之　太祖時屢却其貢慮至深遠永樂間雖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慘豈非封貢之爲厲階耶昨歲倭

附朝鮮　皇上赫然東顧命將出師特遣應昌經略其事蓋欲其聲罪致討非令其議封貢已也即今曠日持久不聞有斬馘之功而始終倡爲貢議僥倖目前以圖了事　皇上不允其請蓋明見萬里深欲杜釁防微之意不謂當事者忽易而爲請封之說夫倭奴鷙驁其不以空名受我約束一恆人能辨之如巳加封稱爲屬國無論他日外藩諸國假朝鮮之例爲請何辭以拒即旦夕故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遣使稱謝恐終不能閉關絕之而　中國之釁滋啓矣故絕其封乃所以絕其貢縱使戎心未厭禍可言也

關家北有韃虜邊患時時有之然所恃無虞者以不忘戰備之故自款市後何嘗不曰封曰貢言之可聽而在我之神氣日益不振識者恨不及起首事之人以誤國之罪罪之今應昌襲款虜故智徒欲以封貢徼功還　朝受賞臣等恐無功之賞受之赧顏而誤國之罪抑將何以自解耶然臣等又有說焉　朝廷封拜必正名定分而後錫之典刑今日之于倭不識所封者何人將求倭王之遺裔而封之歟抑于關白而封之也關白者弒其主簒其國正所謂亂臣賊子天討之所必加者彼國之人未嘗不欲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動耳我　中國之禮儀典
章統御百蠻而顧令此簒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
非所以尊　中國而風外夷也臣以事係安危不容
默默爲此披瀝上請伏乞　皇上深惟遠圖博采公
論將許封一節從長計議俯從停寢仍　勑令朝鮮
自爲固守我兵撤還境上以俟進止其朱應昌等候
還　朝之日另議功罪庶足杜邊患而服人心臣等
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南京陝西道御史蕭如松奏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
顧養謙報倭賊自四月十七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

倭將行長仍羈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酋安平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眞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略便宜行事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爲請乎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兇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驗獨賴　廟謨宏遠嚴絕貢釁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吞倂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中原者情形已畢露

夷況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而在我亦未能制其死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之戰猶足相當乃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眞悔禍朝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眞歸命 天朝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羈遊擊王子陪臣件送以自衞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討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卽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已哉彼情

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

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非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往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

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强弱窺我糧餉之盈縮誘

奸豪潛爲嚮導內通邪黨險僞之徒他日必有蹈從
轍而誅不勝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爲東顧之憂樂款
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如其乘虛而復爲朝鮮之犯
瘡痍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
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爲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
匪輕則嚴訓保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踈也抑或
分兵揚帆四散而爲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
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宜慎則戒玩寇以儆疎虞者不
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留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所以戒嚴者罔不周

黍試申飭之未有不爲　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
乞貢爲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
勝言者矣
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今之憂西事者十九而憂
倭患者十三憂東南之倭患者十九而憂東北之倭
患者十三得無以賊虜難滅而倭夷易與耶又得無
以東北近而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賊虜揚
帆大海瞬息萬里則東南固易達矣自遼陽以至天
津濱海諸處一時戒嚴而倪尚忠尹秉衡且相繼移
鎮募兵矣亦庶幾有備無患矣唯是登萊二府與遼

陽相望據報倭船四百號可計十萬隻其或朝鮮府庫之財物不足以飽其欲彼必不肯安心于扁舟海島之間而肆其毒非犯遼陽則登萊耳第遼陽頗稱有備而登萊瀕海瘠薄擄掠鮮獲其勢必風便直趨淮揚矣乃淮揚沿海一帶一則起自東南瞭角嘴抵姚家灣綿延四百餘里其中通州狼山楊樹港裡河鎮榆東榆西等場掘港新閘港劉沙庄金沙場等處皆為有害原有額設官兵而其最要者有三一新場為其迫近揚州出入至易也一北海所從以通閘港且其中多鹽艘聚泊未必無奸人隱伏為賊鄉導也

一廟灣其為鎮巨而通大海港口也若於此三處各設裨將一人守之而陸路更遣一將提兵往來策應則東可以控狼山海門西可以捍蔽揚州留都重地不可安枕而臥乎夫淮揚之海防既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蘇松而常鎮次之今按蘇松沿海多港口若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福山港口凡賊船可入者原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又賊所必經之處似宜特設叅將以統水兵又於其中添設水兵把總二員專任停箔嘗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江洋而警報港口也至於

松江則有海塘而無港口若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往賊可窟穴者原設陸兵把總以守之而金山介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衝要業已設副總兵以統陸兵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住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金山而西援乍浦也水陸具舉內外互持蘇松無事而常鎮不可晏然耶夫蘇松四郡之海防既足以遏其入則其勢必乘風便直趨于浙矣浙之海防地方惟台溫寧紹四府其間如紹興之三江海門寧波之海外大英湖頭渡台州之青江海門楚門溫州之飛雲横陽舘皆寇所出入

之門而沿海之衛所如昌國如觀海如松門鱗次綦
列計其兵刃足以可支無庸添設蓋海邊之人勇敢
樂戰固其性然目今三屯南兵多出四府而溫台爲
尤多且省城羅木一營之兵無不可以一當十緩急
足恃第在各將領加意撫綏耳唯是舟山一帶寛腹
饒行當全浙之衝不崇朝直底定海迺倭所必經之
地使其據之便可爲蘇松閩浙之巢穴備禦單弱何
以應之大約連舊額三千足矣然後遣一祭將等官
專屯于此以控陳錢馬蹟之險南以爲松門海門二
衛之聲援而觀海昌國二衛又隊兵互爲犄角使賊

進無所掠退無所處且日本國正與寧紹相對鬱鬱
失志人咸歸心乘情擊之蔑不勝矣又安能舍此而
爲閩廣之害也哉凡此數者皆東海兵防而募兵積
餉尤爲吃緊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若備戰具則火箭
以焚海舟輕車以阻衝突狼筅以禦長刀綿甲以當
鳥銃事制曲防昔固有之者而皆爲巳試之規法曰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預道勝也否則嘉靖
癸丑之禍可鑒矣
監察御史周孔教疏爲東封事壞庸臣誤　國伏望
皇上亟定　廟謨并賜議處以安社稷事臣聞古之

良將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囂之可圖決機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筭乃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爲蓍龜岀經倭奴之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噫愚亦甚矣況臣細玩楊方亨之揭詞猶然騎墻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謂之變哉試觀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討不旋踵義難再辱況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

禮儀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貫用不售孑孑干旌節徽
旄落闢白之機關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
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
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頭忙著祖
生鞭又曰還國好縫皮眼罩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爲
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　命爲外國姍笑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　天威一懾中外增氣弟
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
視之而以一豎子辱　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爲中
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

則宴賞私則賄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歩濶視
旁若無人竟不　陛謝又爲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
去乃我堂堂　天使啣　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
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鍔横
草么麽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
指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
義勇奮發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耻威鎮百蠻今
以　天朝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虎强之以必不受
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情
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

者危也惟有議守爲今日第一喫緊勝筭何也臣聞議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靳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以石褎啼必不止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卽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饑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鬬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

之所謂危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爲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　神京震或謂朝鮮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亟選慣戰脲勇驍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兵當以半月爲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便當嘗猶石田弃若雞肋扼喉

鴨綠之江負嵎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儻或長颷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草之堅戍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況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合響應根本動揺關係不細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

薊遼總督邢玠奏經略事竣恭進禦倭圖說敬塵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隣驅之海外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鮮

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僞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外糧餉爲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遼東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倚島傍岸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防其來路干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口空濶可以泊船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有龍窩令其一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在天津則自大沽海口出洋轉而西南由山東海豐青萊以達登州自登以達

旅順自旅順達朝鮮之義州彌串等處交卸路與山東同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尚二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廣梁自廣梁抵華江華在王京之西接漢江之派一入京之東南可達忠淸慶尚彼時狡倭水陸並進以窺王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溪曲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里不可不知諸酋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倒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僞不可不審故各附其圖與說庶

一披覽之間知已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克而水兵非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船唬船茶船四𠜾二𠜾等船且臣初征調時曾令都司季金統茶船二十隻由淮揚海口出洋不二十日直達旅順故臣題令水兵悉由外洋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或可收功且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曲稟其所司必欲由內河一由內河則鐵頭太

船率阻于閘內而又另覓商船以來兼之帶運糧餉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臨時與戰者不足萬衆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遲速之由以爲後日禦倭者考驗鑒戒耳夫海防備則根本無虞海運通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之情形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　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收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臣私憂過計切謂　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稱强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蓄忿含怨能保

始終之不是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地里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之已行已試者撥集成帙分爲門類恭進 聖覽并付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說焉山東天津尚有留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鎭江城爲華夷分界旅順口爲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已犯則首先被兵況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入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派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未及耳及則顧此失彼必無幸矣

故臣謂仍宜于鎮江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爲陸營再設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遊擊一員仍應再設陸兵遊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爲率其船隻則有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者此中木料頗便一修改之亦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留者一增置之亦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制又寬餉願爲東路協守所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知虜久歷邊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量添水兵一千步兵一千有徹聽統領應援而寬餉加一守備專責成守其

旅順水兵南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爲聲勢倭來則專力以禦不來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護我外藩即今倭亦疲于兵革未必即來而遼左空虛毎議募兵設防則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屢言内備之當議秖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未然有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酌量爲添設仍通行薊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夢若縣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腹裏

雖設兵丁似不可不摻雜營中分別委任使之講練前驅庶 神京門戶堂奧無海寇之虞矣（鈔已上俱疏）

兵科給事中姚文蔚題爲閫外軍機不宜牽制懇乞聖明專委任以責成功事臣頃看詳章奏見兵部覆畫王事丁應泰一本爲屬藩奸欺有據賊黨朋謀已彰事奉 聖旨這所奏朝鮮隱蔽事情就着差去科臣上緊併勘前屢有嚴旨東事候勘回之日功罪自明丁應泰不必再有陳瀆其奏內倭情是否真僞與一切戰守機宜着邢玠陳效丁應泰徐觀瀾等盡去嫌疑虛心會議舉行務以國事爲重毋得彼此參差

偏執致誤軍機見今秋防緊急部務甚繁蕭大亨着
安心供職俱不許紛紛瀆辭仍擢萬世德兼程前去
經理該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綸音見　皇上留神
東事惟恐偏聽生奸直欲大昭公道且一切戰守機
宜必使諸臣盡去嫌疑虛心會議而後舉行又戒其
參差偏執致誤軍機無非欲諸臣和衷體國謀出萬
全之遠慮然以職愚闇竊有疑焉恐諸臣之不能仰
體　聖心也諸臣不能仰體　聖心而軍機一誤則
東事決裂其所關非淺鮮矣臣謹循職掌敬陳愚慮
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聞漢臣馮唐之告文帝曰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古人君之遣將其重且專也如此故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皆古今譚兵之格言雖萬世不可易也今東征之役有總督又有經理有監軍又有贊畫而總兵大帥不相總攝者至三四人事權分屬彼此牽制已大非古者推轂遣將之遺意所爲老師匱財曠日持久致此紛紛結局無日其弊正坐于此而今舉一切戰守機宜復欲諸臣會議然後行事臣竊惑之夫會議方略在平時未臨敵之際則猶可

也近據督臣邢玠塘報七月內倭奴水陸侵犯而我兵各有斬獲且云秋稻將熟倭中乏糧搶掠正在此時我之乘機進取亦在此時則目今正用兵臨敵之際也兩軍對壘勝敗存亡在呼吸間決機立斷猶恐遲誤何暇集衆會議而後行乎兵事貴速尤貴祕密集衆會議不虞漏洩乎 皇上所命一總督耳而今使邢玠陳效丁應泰徐觀瀾等會議行事漫無主斷事權相等是人皆總督矣而為督臣者尚能舉其職乎夫奉 旨會議非尋常集思廣益比也即使諸臣果能盡去嫌疑虛心詳議而人各有心心各有見安

能必其一無參差偏執乎儻決機兩陣之際玠欲戰也會議者以為當守玠欲止也會議者以為當進甲可乙否此是彼非甚或有以朝鮮為當棄我師為當罷者玠欲從之耶恐誤大事將不從耶彼即得以抗旨繼之為總督者不亦難乎即今萬世德兼程到彼亦一共議人耳總督不能主持經理安能專斷是所謂縶馬之足而責其千里縛人之手而命其搏擊也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安危之機已有所決矣況師克在和上下有體今應泰已詆玠與效為奸邪則玠與效亦必以奸邪目應泰情如讐敵勢若水火徒足

以相傾不足以相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古治軍
必本於禮故晉文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
可用今玠以兵部尚書總督應泰以兵部主事贊畫
儼然堂屬相臨已久而應泰不難詆之爲奸爲賊目
中已無玠矣今又奉　旨會議玠旣不得參差不得
偏執則權柄不殊頡頏不下勢惟有聽命於應泰耳
苟爲不然必相爭執紛紛陳瀆當又至矣上下劄持
紀綱紊亂恐我國家亦無此禮法也臣讀史見唐肅
宗時收復兩京而安慶緒逋誅在鄴詔郭子儀李光
弼與諸節度共帥師討之時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

相統屬不置帥而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權重于諸帥於是九節度之師圍鄴賊且困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禀上下解體賊黨史思明引軍乘之而九節度之師皆潰矣夫慶緒窮寇餘燼子儀光弼用兵如神摧之若拉朽耳惟以將帥無統號令不一遂至師徒潰喪貽禍唐室爲千古烱鑒今倭衆之强豈止慶緒而我師久暴異域恐未及九節度之衆也玠與世德臣不知其於子儀光弼何如但今奉 旨使五臣皆得爲政於軍中則一柄四持進退掣肘交爭不下疑忌横生即子儀光弼復生孫吳韓白在列

臣不能保其不敗而況未及古人者乎蓋使　皇上專任玠與世德臣尚未敢逆料其必有全勝然而固勝道也今舉戰守機宜分裂無統則必敗之道而唐時九節度之潰將復見于今日矣當事者縱以玠等爲不足惜也而　皇上數年之宵旰中國十餘萬之生靈帑藏數百萬之糧餉亦不足惜乎且東師勝敗非但係屬國之存亡抑亦關天下之安危恐未可輕視之也臣頃見　皇上聽納不疑捷若圜轉雖有成命不難再更如朝鮮經理已奉　旨點用汪應蛟矣科臣張輔之言當互易詔即從之甘肅巡撫已奉

旨陛用劉鋐寛矣科臣楊應文言其不可即詔另推

中外臣工無不舉手加額頌　聖天子明並日月從

諫如流與堯舜舍已從人古今一轍太平上理指日

可致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臣若知而不言言而不

盡其罪大矣伏願　皇上法古者遣將之意鑒唐人

潰敗之禍特敕東征將吏一切戰守機宜專責總督

經理二臣餘人不得干擾成功自有重賞僨事難逃

顯罰其查核功罪責之監軍御史勘覈奏事責之差

去科臣至於王事丁應泰業已奉　旨會勘亦當令

其遵奉前　旨止據原奏會同勘明不許私逞胸臆

沮壞軍計釀國家無窮之禍貽　聖主東顧之憂如此則人各奉職推諉何辭煩言以息結局可期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朕因東事損師欺蔽特遣科臣查勘近又據邢玠奏稱進兵及議處善後機宜事關重大故就着會集多官協謀詳舉其事權原係專責總督主持各官不得牽制該部知道

又題爲東師進取關係匪輕懇乞　明旨申飭賞罰并嚴催未到兵將以收全勝事臣辦事該科于本月十七日接得薊遼總督邢玠一本爲恭報進取大略以圖蕩平并乞　聖明特允懸賞以鼓敵愾事大略

謂倭中目下情形乃糧窘勢迫之時兵法乘危不可少緩故攻取之計已決速則九月末旬遲則十月初旬三路約會齊發又云中外之議論紛紛人情之疑畏洶洶恐將士沮氣南北二心乃歃血盟誓合心勠賊申明軍法人心凜凜已四路分兵南下矣又謂進兵之際惟死戰可以取勝惟重賞可得死力而以懸賞爲請且云此閫外便宜之權　皇上已假之于臣似不必瑣瑣瀆請然當議論煩興之日且事干錢糧不敢不一具題等因奉　聖旨該部便看議來說欽此臣反覆看詳見督臣分布有條堅瑕有筭且惓惓

賞罰一節深得用兵之要領此一舉也似乎全勝可期蕩平有日矣然督臣一則謂中外議論紛紛人情疑畏洶洶一則謂當議論煩興之日事干錢糧不敢不題則其憂讒畏譏內顧外慮之情可以槩見此臣不能保其必有成功而坐收全勝者也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此雖以之臨小利害且不可而況當勝敗安危之際乎昔秦甘茂之伐韓宜陽也既已爲秦約魏而告其君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君迎至息壤問其故對曰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

臣之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矣秦君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君召甘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君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是古者大將提兵於外惟內無讒謗而後可以成功人君遣將於外惟讒謗不惑而後能任將以成功則非將之功乃君之功也頃者朝鮮經理被論　皇上業已罷之回籍特遣科臣查勘　聖斷處分自宜靜聽迺未幾而監軍被參矣總督被參矣又未幾而參及朝

鮮矣叅及署樞矣每疏一至　嚴旨立下無待部覆一時庭臣相顧惶駭而玠等之惴惴可知也今玠等業已分兵四出賞功罰罪軍中常典若無待言者玠一奏報而奉　旨尚需部議夫攻擊諸臣者無待部覆而玠等攻擊倭奴已當臨敵兵機所關呼吸難緩廼猶然待部議也一急一緩意向可辨玠等又安得而不惴惴也然此豈　皇上之意哉臣獨見　皇上留心東事務滅狡倭虜謨神筭明見萬里而臣下或懷私罔上不能仰體　聖心則深可恨矣且玠疏朝上夕下臣有以見　皇上之神明洞照亦何嘗以此

為可緩哉今該部既奉 明旨必且竭歷從事殫心
運籌臣復何容置喙顧臣之所慮則有在焉玠等此
時方一心筭倭而又一心以顧和黨之筭巳方一力
攻倭而又一力以防肘腋之攻巳前瞻後盼左恫右
疑儻復有讒人交構其間當兩軍對壘勝敗存亡間
不容髮而飛語一馳嚴霜夏集則三軍解體不戰自
潰是倭之巧于用間而我之工于助倭也萬一和黨
計就玠等害成則兵勢一挫不可復振天下安危所
係豈不寒心此臣之所大懼也臣查得萬曆二十一
年五月內該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一本為歸倭情

形未定乞敕東征將吏慎重待敵以圖萬全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兵部不必議覆著便馬上差人傳
示東征官令其從長酌處但以全師退賊爲功毋得
惶惑自擾以誤大計在內議論的亦毋得遥制苛求
使邊臣掣肘欽此夫　皇上雖處九重如臨閫外知
軍機之急切故　明旨謂不必議覆知邊臣之不宜
掣肘故　明旨戒議論苛求今日之事何獨異此臣
願　皇上速下　明旨命玠等一意區畫軍事勿懷
顧慮相機進止務保萬全朝廷秖責成功浮言一切
不問軍前有不用命者副參而下即以軍法處斬其

奮勇先登出奇破賊者即從重犒賞毋計小費文武將吏一心爲國盡釋疑忌用兵之際不許煩言流議動搖軍情違者聽差去科臣監軍御史從重叅究至于張榜所領浙兵薊鎭新募南兵鄧子龍張良相等所領及天津山東帶糧水兵該部馬上差人立限嚴催速到遲者聽督臣徑以逗遛重處經理巡撫萬世德亦令星夜馳赴戮力同心以收蕩平之績如此則東事有結局之會　聖心釋東顧之憂矣此一東事也朝廷爲之宵旰幾六七年臣豈敢謂其一舉蕩平不煩再計哉竊以爲小勝不足喜小挫不足憂惟盡

絕和端而一意戰守任人不疑暫費不惜斯爲得策可責成功此樂羊中山甘茂宜陽三年數月讒謗不行而後拔之者也抑臣猶有感焉臣言官也封疆之臣僨事不與同其罪奏凱不與同其功臣何苦不爲容容之福而嘵嘵焉以犯嫌忌哉惟以職掌所關義不容嘿儻得少塞言責有裨國家萬一卽人之忿嫉何暇顧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又題爲東事大係安危罷兵未可輕議敬循職掌直攄赤衷伏乞　聖斷堅持以一人心以終安攘大計事臣聞兵凶戰危蓋自昔難言之矣古之帝王必不

得已而後用之至其用兵也有堅忍不拔之志不因勝敗動搖不為羣喙撓沮然後克有成功而稱明斷此漢唐之所以得也若議論既多則成功必尠姦臣賣國立致敗亡此弱宋之所以失也臣謹述唐史所載憲武二朝用兵之略而後陳今日東師所以不可議罷之由惟　皇上垂察焉昔唐史記憲宗朝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考功郎中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是後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特黜免錢徽蕭俛以儆其餘荊南節

度使袁滋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聞徽俛貶官見上更以必克勸之僅得還鎮後高霞寓大敗於鐵城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用兵四年而淮西平韓愈撰碑頌上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當武宗之討澤潞也議者鼎沸以爲劉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乃上謂宰

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于職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於是卒定澤潞李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是二君者惟有堅忍不拔之志而後能卓有成功稱千古之英主也今東方用兵　皇上亦豈輕舉哉廷議僉同廟謨素定亦唐憲武之故事矣但今東師雖屢報克捷而中路大有損失臣恐昔之議和者幸災樂禍但欲掩其前日之失不復顧國家之安危則罷兵之議乘機起矣臣請言其必不可罷者夫關白以匹夫崛起篡奪日本志可足矣迺復以狡計併六十六島而

有之猶未巳也復埀涎朝鮮兵連禍結至七年而不倦此其爲封豕長蛇貪戾無厭狡焉啓疆其雄心亦可睹矣既得朝鮮豈但巳乎其所以呑朝鮮而未克逞者以我師爲之扼也今我三路進兵勢如騎虎不得中下有如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以疲敝喪敗之朝鮮當此十餘萬之勁卒長驅深入則朝鮮有不亡乎朝鮮既亡則倭境益廣倭謀益狡倭勢益大倭衆益强而我遼左與之爲鄰以凋殘单弱之遼而虜餂其内倭攻其外則遼左尚可保乎且倭之不能通虜者以朝鮮爲之隔也使倭既據朝鮮則必至鈎連東

虜誘引建州諸夷以子女玉帛啗虜而以土地自予虜人必相說從約會大舉率數十萬之衆直犯遼陽則遼鎮之危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乘勢往逞將山海永平無不震動而京師可安枕乎彼時即食議者之肉亦何補於勝敗之數哉臣揣議者之論不過數端欲棄朝鮮則借漢元棄珠崖先朝棄交趾以為比夫珠崖交趾孤懸一隅去建都之地極遠且昔之棄者即以還珠崖交趾之舊而不貪其地云耳非有他敵與我爭此土也其於國勢之重輕有何關係今倭奴與我爭要害之地將為直擣幽燕之謀而可棄以

與之乎一則又謂我諸邊與虜為鄰又何必以朝鮮為藩籬也夫虜雖强然其習俗不能居中國之城郭耐中國之暑濕其志不遠止在擄掠譬之於盜則鼠竊狗偷之盜也惟固吾垣墉豫吾警備即可禦之迺倭奴後然有圖大之心昔未入朝鮮三年前許儀後即報其欲犯中國必先從事朝鮮今其言若合符券是倭之志在土地人民而欲與我角雄雌也審矣譬之於盜則斬關抉門之盜也此非一大創之使齒指縮頸而去則吾豈得晏然乎而可與之為鄰乎昔遼人始為宋患旣而金師以起則遼乃宋之藩籬也宋

人不悟從邪臣之議不救遼而助金以滅遼於是與
金爲鄰而南渡之禍成金人始爲宋讐旣而元師以
起則金乃宋之藩籬也宋人不悟復從邪臣之議不
救金而助元以滅金於是與元爲鄰而喪亡之禍慘
今議者明知倭奴强悍屢挫我師不啻金元之初起
廼不以遼金視朝鮮而以珠崖交趾視朝鮮豈欲效
宋人之故智耶宋之亡也先舉三鎭而棄之方虜騎
深入不敢發一矢而猶集議三鎭之棄守至使虜人
笑之曰待爾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今曰强弱不
敵吾姑棄朝鮮而守遼東他日必且曰强弱不敵吾

吾棄遼東而守山海則與宋人之議三鎭者何異矣
伍員有言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今倭奴起
而朝鮮尚存其於我猶四肢之疾也朝鮮既亡其於
我則腹心之疾矣議者以為疾在四肢當謝醫却藥
而不治至疾在腹心而後求醫藥不亦晚乎議者又
謂　皇上不當以中國之糧餉為外夷費夫　皇上
數年以來不惜數百萬之糧餉調集十萬之師旅者
豈直為一朝鮮已乎實以字小邦恤屬國為名而以
伐狡謀安華夏為實也今朝鮮既亡復存則我雖費
不為徒費迺一旦舉而棄之則無論為德不卒以義

始而以讐終爲國深恥即數百萬之費徒委于壑寧不可惜而後之費亦未見其省也何也倭奴據有朝鮮彼全羅珎濟二島勢與淮陽山東海洋相望盈盈一水耳况遼陽既當重防而天津又宜謹備我無處不加守則無處不加費其糧餉又豈得減於今日是朝三暮四之說也所省者安在哉夫朝鮮雖小亦有八道其幅幀數千里廣矣其糧餉其人民合上下而計之亦豈下百萬餘也我今用朝鮮之糧餉率朝鮮之人民以攻倭尚不能得志於倭忽敝屣棄之使倭用朝鮮之糧餉率朝鮮之人民以攻我乃反爲長慮

而抑顧乎夫攻人之與見攻於人制人之與見制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議者何憒憒於是也彼其私心不欲言戰守之事以飾其議封貢之非輙敢輕視皇上爲聚財之主以爲惟重惜糧餉之說可以怵上心中 上忌立使 上迴意而從其罷兵之謀以徐復議和之覆轍此其於忠君愛國何如哉夫唐之淮西澤潞不過一藩鎮耳唐若赦而不討不過威令不行非有安危之大數也乃憲武二主猶獨秉英斷力黜羣議而克清大憝使威行兩河積衰復振如彼其明也我 皇上睿哲神武遠同堯舜近符 二祖

豈有唐二王可望英風迺臣獨恨無裴度李德裕者爲之臣耳此臣前疏所謂有君無臣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我朝二百餘年無有敵國雖大虜亦弭首帖耳稱臣奉貢之恐後乃自倭奴發難以來祖承訓有平壤之敗李如松有碧蹄之敗楊元有南原之潰上年有島山攻城之損失今年有中路攻城之潰敗冊使兩遣而不能得其一紙之文匍匐獻印而反以速其戰攻之僭是倭非朝鮮之讐乃我之讐也今日非恤鄰字小之師乃雪恥除兇之師也議者顧欲甘棄屬國使倭奴坐而强大道路籍籍謂他日且挾倭奴之

勢以劫制　君父使不得不赦罪人而用其謀使此言果眞則是張邦昌劉豫李良嗣之徒復出而弱宋之禍見矣輿言至此不能不髮指肝裂痛哭而流涕也臣頃見吏科給事中陳維春之疏欲根究彭信古致敗之由且云國家費餉勞師徒博一年一衂以消武士之氣而快和黨之心使明以進其守之說而暗以售其和之謀將來結局何時且不知作何狀也戶科給事中郝敬之疏欲爲朝鮮圖久安之策且云今中路雖失利而東西兩路軍聲大振可必擒淸行二酋之頸至欲　皇上賜帑金助其築城而分兵固守

無非謂朝鮮之不可棄圖東師之結局耳臣願 皇
上奮乾斷采納臣等之言取唐憲武之略鑒有金宋
元之禍不爲邪議乘機熒惑明詔中外臣工不許輒
爲罷兵棄朝鮮之議仍申飭在事諸臣益圖戰守機
宜務保萬全不得浪戰如唐憲宗所謂但當論用兵
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如
此則煩言以息士心自奮國是一定神氣自張東師
必有結局之期朝鮮保而遼左安天下平平無事矣

聖旨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一併看議來說

又疏言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

色今東征之師已幾十萬海陸之運何日充盈但聞南北將領彼此相忌勞逸賞罰調度不公經年踰歲未得倭之要領此皆當事者謀未定而嘗試用人者不為公而為私故戰不成其為戰守不成其為守徒為此紛紛而未有一效也夫我師暴露異域居處無所糧食不繼且人各一心相為水火臣恐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禍機已伏潰亂可慮且中國徵發驛騷餽餉靡敝有風濤漂沒之虞有跋踄頓斃之苦古謂三十鍾而致一石非虛語矣迺當事者不慮師老財匱惟求轉餉增兵至師過成棘餉給廩虛而海內

於焉坐耗根本亦恐阽危矣可不爲寒心哉臣謂戰守一事也先後有着結局有時與其名爲戰而實伏敗端不若實爲守而陰厲戰氣今我師徒大集銳氣方盛宜及其鋒而用之或大舉急攻期於必克使倭奴痛懲大創不復敢犯朝鮮雖費餉勞師不足計也如以彼方築城立柵堅壁以老我師其勢不得速戰則我之師旅不宜調集太多坐糜廪餉無已時也何也戰則可以速決守必至於持久戰則必當用衆守則何事濟師故云攻則不足守則有餘不然舉十萬之衆爲朝鮮戍守兵日增餉日益歲復一歲敝中國

以事外夷將安所底止乎昔趙充國老征西羌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罷騎兵留屯田不過萬人卒能尾解諸羌振旅而返何其料敵明而謀畫定也今經略邢玠自負諒不在充國下受 命而往躬親閱歷已踰一歲方略於斯時亦可以上矣 皇上試一問之何策可以蕩平何時可以完結暴露饑疲士卒不愁苦乎越海餽運士馬能騰飽乎聚十萬衆而仰食於數千里之外歲歲可常繼乎今勝筭安在將主於戰抑主於守乎戰則用幾何人守則用幾何人乎今遼左凋疲虜日窺伺而遼之銳卒尚戍朝鮮抑朝鮮是圖

遼不足慮乎丁應泰所陳減兵省餉裁冗員還邊卒之策可任必用乎所言某等罪狀悉有之乎抑不然乎玠不知乎抑不言乎令玠毋執成心毋爲希合勿狃目前勿顧後害殫厥赤忠爲國遠慮悉心條畫以

上 皇上委而任之按其成言責其後效功罪惟明賞罰不爽至于和之一字覆轍在前有誅無赦夫懲前誅必圖後勝堅守具實厲戰氣東事庶有結局海內可望息肩矣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題爲 聖斷一堅倭氛遂息奏報互異大係軍機等事吏科抄出兵科給

事中姚文蔚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着吏兵二部會同都察院該科便議了來說欽此又該內閣大學士趙志皐奏爲東事始終　聖明獨斷臣屢遭疑謗未解等事奉　聖旨卿有疾宜專精善養何爲復因人言搆思極辨科臣前疏朕因關係軍國大事故令會議倚毗已久豈有疑于卿閣臣一節着該部不必會議卿宜安心調攝蚤痊入閣輔理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遵除首輔奉　旨不議外議照國家所以激勸邊功者恃有賞罰之權三路進兵功罪專責督撫監軍敘聚上緊具聞業已欽奉　明旨而免勘朝鮮亦

經覆奏　欽依通行去後該各在事諸臣必且奉行
惟謹矣乃科臣姚文蔚感于勘科監軍報捷兩疏意
見稍異因而指刺數事再申屢　旨無非體　皇上
浩蕩之仁存天朝惇大之體信功賞之令釋危疑
之衆心以爲國家有事用人之地其計念遠矣臣等
遵　旨會議間復該兵部題爲南海餘倭蕩平恭報
完局捷音事節奉　聖旨覽奏朝鮮南海餘倭悉皆
蕩絶東征始收完局此乃皇天助順俾朕得行誅暴
之威興繼之仁朕踐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邢玠先
賞銀一百兩紵絲蟒衣一襲萬世德賞銀八十兩大

紅紵絲飛魚一襲文武將吏功次上緊敘來念其遠征之勞許從寬擬咸使沾被慶典卿部裡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夫以千古未有之義舉七年未結之完局而成於我　皇上之獨斷然猶軫念將士之遠征久勞既欲從寬又欲速報三軍聞之不感而繼之以泣者未之有也即臣等亦安能出於　明旨之外別有議論哉查得科臣徐觀瀾之奉　敕專爲贊畫丁應泰參論前年蔚山等處功罪明其軍機之有無失誤陣亡之有無欺隱甄別之有無偏私軍前萬口難掩而其間更有當以血戰爲功不以損傷

爲罪科臣必籌之熟矣大抵查勘宜據事理須實其
損傷之數如果皆眞不必曲爲掩護如不盡眞不必
過爲搜求相應行令科臣遵奉近 旨及查照敕書
速將原行事理虛心求當刻日報完務期惟公惟平
以服人心至於近日蕩定之功與夫九月以後之先
後擒斬損失等項中路營火緣由悉聽督撫監軍據
實敘議查覈惟是自來軍功例該督撫奏報御史覈
勘臣等切以爲今日查敘仍責督撫有不公則督撫
任之覈勘仍責監軍有不實則監軍任之舉堂堂正
正之役歸于蕩蕩平平之理豈不於聖武有光哉朝

鮮君臣恭順有年何忍甘心通倭特其因循委靡不能振拔耳前拗巳寢無容疑慮伏乞班師之日特頒敕諭弔其久困勉其自強而彼中有死難忠義之臣許以漢典褒旌亦足以堅事上之義而終字小之恩也若夫東征將士誓不顧身成此克捷未必非贊畫丁應泰一激之力但成功之後贊畫不回未免起將士疑畏之心應如科臣所議暫令回部及照東事巳完正我兵息肩之日亦朝鮮休養之時似未可令久役大衆頻興楊柳之思而僅存殘屬仍有荆棘之苦合行督撫邢玠等將善後事宜早爲定畫所有兵將

除量留外其劄遼保定宣大山西直浙贑營閩廣川
土各應着次第撤還而沿途行糧入關犒賞俱一一
妥議頃辦以免臨期稽誤恭候　命下兵部馬上移
文諸臣一體遵奉施行催趲刻有定奪
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等爲諸路捷音輻至滅倭有
期懇乞　聖明亟　諭朝鮮國王蚤自振奮協濟兵
食以收全勝事昨臣等初四日辦事該科接得督臣
邢玠揭帖一塘報四而將官加銜家丁小小斬獲居
其二焉臣不敢瑣瀆　聖聰聽該部具題外惟是三
閩塘報則臣矍然喜而賀以東方所關則臣又悚然

懼臣請先言其所喜而後及其所懼可乎夫中國與倭相持凡七稘矣始誤於和繼矯以戰島山一挫費盡有詞一 參撫鎮再參總督再參監軍再參朝鮮國王暨代庖司馬徧採歌謠旁引私書証以居恒卽鹿彼已互荅之語在事諸臣靡不凜凜震恐於是感激思奮矢心歃血期共滅倭誓師祝文讀之令人淚洒赴期於九月二十日諸路約齊進兵總兵劉綎則率西路之師分道並進當先血戰遂奪倭橋行長敗還孤城被困所慮者泗川機釜等處及水島之援倭耳總兵董一元則率中路之師約日渡江晉州尾解乘

勝而南燒兩大寨江南江北履險若夷賊急退保泗川昆陽二城若破餘將自靡而順天栗林之援絕總兵麻貴則率東路之師潛燒糧寨進據山梁拔營柵刈田禾溫井蕩焚東萊潰走蔚山諸處勢如破竹清酋必併力巢穴不暇他顧而機張釜山之援絕總兵陳璘方督舟師至彼防守可使水島諸倭片帆不渡而南海閑山之援絕昨所得於塘報大略如此果爾則水陸夾攻賊孤無援擒斬倭奴以百五六十計招出麗人以千五六百計我師霆擊倭奴鼠伏雖一舉而蕩平之可也即不然而遊魂餘喘再舉而澌滅之

可也此臣之所大喜也然而兵法不云乎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葢重餉也脫巾而呼雖孫吳不能爲將枵腹而戰雖韓白無以成功我師數萬分道遠出多不過持十日糧再多不過持半月糧所恃軍前轉餉多藉朝鮮人力四方之人有從朝鮮來者臣數訪之咸云國王閉門待罪聽勘該國大小臣民擁衆數千赴各衙門痛哭呌號鳴冤勘科監院差官宣布　皇恩催出視事國王猶憂懣不出臣民相視解體水陸糧餉何人僨運繩以漢法秪重怨咨萬一王師乏食倭奴乘敝襲我一路失守諸路咸

潰則我　皇上七年之宵旰節藏千萬之金錢三軍
郊原之暴露中外臣民朝夕之想望將遂令其至此
哉此臣之所大懼也速發明詔宣諭國王於以安其
心而藉其力此不可旦夕緩者耳昨查勘軍務科臣
徐觀瀾疏稱天兵雲集三路徂征鼓衆屬兵需餉甚
急荷蒙我　皇上慨然俞允是　聖心已念及此矣
惟是贊畫丁應泰上之無與督撫之調度次之無與
將士之戰征又次之無與勘科監道之稽察故得以
精心密計發奸露藏直於遊擊許國威移寓行李箱
內檢得銀八百餘封識貯庫業已具疏參劾奉　聖

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國威一偏稗耳家豈素豐胡廼有此阿堵使按之而果眞贓也是剝膏脂以潤囊橐小則懲葦大則問遺用昭貪墨之烱戒詎非邊方一大快哉然臣又聞之兵法曰師用朝氣又曰再鼓作氣故越式怒蛙吳其爲沼言貴氣也頓士氣鼓舞之振作之則奮摧抑之羈縶之則惰氣奮則我乘敵氣惰則敵乘我此不爽之機今軍中有不奉　詔旨擅行籍沒者乎不待覺發妄行鈎摘者乎不犯罪辟恣行拷掠者乎昏夜捕人將乘機而釀亂厚集亡命秖犯法而作奸非徒賊人恐自賊耳况軍士萬里

征行室家離怨黃沙白草慘目傷心慽前所聞有二於此則人人自危邊臣志在滅賊而不能保其將士將士志在捐軀而不能保其家室豈不悲哉此非所以作士氣而除大憝也不然壞藩籬之固以快倭奴之忿幸已言之中而不恤國事之危臣子忠義之謂何而忍爲之哉朝鮮之事原非兩手兩足所能辦奈何盡驅除而空人國爲昔日和黨解脫之地此又臣之得於所聞深疑而未敢信者臣兵官也事關軍務即言出風聞亦不敢隱故備陳之若此伏乞 聖明再勅東征大小諸臣滌肝攄衷捐疑釋忿滅此朝食

共底蕩平其從前會勘事宜須待用師完日公同核
實具疏　上請庶事體不涉偏私膚功可期奏凱邊
方幸甚　宗社幸甚奉　聖旨朕念朝鮮屢勤救援
令水陸進兵破倭在卽軍餉時不可緩便着兵部馬
上差人傳與督臣邢玠宣諭國王星速催督本國兵
餉協助共期成功毋得支吾推諉致誤軍機許國威
等候用兵完日着差去科臣并勘具奏該部知道
又題爲朝鮮撤戰議守大關軍機羣臣逞臆揣摩秪
壞戰事敬瀝血誠上干　天聽懇乞　聖明特勅差
去科道諸臣據眞見定石畫以圖萬世治安事昨臣

在科辦事於十一日接得戶科給事中郝敬一本爲
東師久役振旅無期謹竭愚忠直陳緩急之宜華夷
輕重之勢請乞　聖斷僉詢以圖長策以靖中國事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於十三日接得大學士
趙志皐一本爲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
聖明神斷併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奉　聖旨朕
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取勝朕
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內事宜着
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
加議處來行卿宜倍藥調攝亟出輔理以分朕宵旰

之憂愼勿以虛延佇欽此夫此一東事也科臣言之元輔言之我　皇上不即付之舉行猶然聽之部覆廷議凡以廣聰明防欺蔽存外藩安中國一舉而數善備焉我　皇上眞堯舜不世出之主哉顧朝鮮兵事也臣等兵官也在兵言兵安敢以無說而處於此但臣聞之操舟而上龍門則一葦不難辨馭馬而歷羊腸則千里不難致蓋言事在天下必身試艱難險阻之中然後可以知艱難險阻之故至若用兵之事最不可知用兵而至于彼此相持倏忽變化之際尤最不可知有勝之而適以爲敗有敗之而適以爲勝

項羽百勝無救亡楚孟明三北卒以霸秦不由中制不由外監中制則敗外監則疑奈何以　廟堂之從容議原野之鋒鏑以紛紜之齒頰議頃刻之死生哉今日東征之師機正相類而其不可知者大都有八臣請得以熟數于前而　皇上試垂聽焉十月中旬四路進兵爭以捷告矣無何有中路之敗然聞東西水路犄角猶脩中路之勢可藉復張去各倭營僅數里許我日輪番休士乘間擾賊久之餉援俱絕倭不走即擒耳此不可知者一我方四面設長圍以困倭今一旦無故而撤還則倭必躡我即彼畏不敢躡因

此增修其戰備而聯絡其聲援詎止他日攻之更難爲力且慮其憑怒復來而我無以爲應此不可知者二倭衆動稱數十萬近聞的有十餘萬較我兵殆多什之二三兩下 不相敵遇者四路大舉少敗而多勝良由士氣奮也士方奮而忽議撤昨兩疏旦暮至朝鮮矣彼中見之則壯士灰心懦夫却步朝鮮之心與我二而士卒之心與偏裨主帥督撫二此時渙散景象當有不忍見者而變且不測此不可知者三久暴之師志在休息或者撤還之日能必其無譁變此則挑選矣一番挑選則生一番怨望而誰爲當汰誰

爲當留少留則不足以支連營七八百里之倭多留
則必不滅二三四萬之衆安得朝鮮便能訓練本國
民人使我及瓜而代而糧糗草束又安能責令盡給
是我之輸輓協濟猶未已也疏云十年寬假所費當
至無筭眼前用兵成否進退不久自有决裂胡不少
需而遽任此難了前件此不可知者四王京以南之
倭日負險以老我師吾復株守以墮彼計勢又不得
不惜費而各兵漸撤少至一二萬人則不可復撤矣
倭覘我兵方少突出數萬之衆積氣併力分道以乘
我此時疏中所云築城掘塹要害亟關其費甚鉅殊

難卒辦是地險既不足憑而吾兵又難再往將見朝鮮立碎而向所留戍將領兵衆悉爲齏土此不可知者五朝鮮捍我中國二百三十年世稱恭順脫或不諱寧甘賊俘當死社稷耳于心何愧但恐生死異心恩讐倒置傺恨我少留兵衆弃彼于倭奴未必不藉手倭奴相向以攻我則我 皇上七年之焦勞千萬之金錢昔留將卒之性命反貽後世爲患不終招亡納侮之戒此不可知者六中國與朝鮮接壤止隔鴨綠一江今且淤漫幾爲平地無險足恃倭果奄有朝鮮誘合遼虜衆可百萬鼓行而西山海不守大勢隨

之而密邇居庸一關迺能當此傾危之大勢哉此不可知者七向來朝鮮用兵中國三路轉餉其在遼左橐負籝齎計日可到若在天津山東雖云渡海苟遇順風遠不過五六日近不過兩三日便可直抵旅順遄達朝鮮直易易耳夫我由水路既不難于朝鮮之轉輸則倭由水路必不難于中國之分犯或踰義州之鴨綠江涉海以犯我則天津震動或出平壤之大同江涉海以犯我則登萊震動或出王京之漢江涉海以犯我則淮揚震動就中全羅一道直射蘇吳從此涉海以犯我則吳越閩廣之間相繼而震動外瞽

騷然內變滋起此不可知者八夫今日之東征方有此八不可知之機而居內之諸臣誰能斷以無所謐驗之說則會議何爲哉臣等于已前章奏不暇看詳即今半月之間　明旨屢下不曰中路雖然失律倭奴亦已困憊則曰勿得困挫自沮務期蕩平報國不曰用兵安重如山不可撼動則曰督撫相機行事不從中制大哉　聖慮其見于部覆塘報諸臣之疏者炳若日星業舉東事付之閫外而一旦爲此疑惑沮抑牽制動搖何耶皆由議者借中路之敗怵　皇上之心耳獨不思中國與倭奴相持首尾凡七年矣方

戰而議封者幾及六年則其爲時也久倭方借此愚我得成深根固蔕之謀罷封而議戰者纔踰一年則其爲時也未久我難一舉滅倭聊收殺掠相當之效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復讐之役雖敗亦榮由此觀之則封而不成與戰而不勝者其辱殆有甚焉況今人萬死一生冀成戰功皆爲前人完未了之局奈前人惡成樂敗幸其一失反欲令人蹈不測之誅嗚呼人人頭上皆有青天胡不平至此耶臣竊憶封貢之說借收兵屯田之美名寓撤兵挑戰之隱意使兵撤而天剪倭奴則此輩可掉臂出獄萬一天未厭亂倭奴

乘此狂逞如前所謂八不可知之禍則兵不及調餉不及發潰敗四出君等無處所矣君等不足惜奈國事何他日勿罪臣等不言也然則科臣未嘗議封而其言亦有意乎臣謂客察國勢者然後可與共謀國事洞晰利害者然後可以審擇取舍浮漫而不實乃說客之遊談膠固而不通實拘儒之成說朝鮮當收之藩籬乎當等之外夷乎援朝鮮爲代守乎爲自捍乎胡不于國勢觀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京師腹心也薊鎮爲背從此而西至于青海玉門延袤八九千里是右之肩臂甚長而環抱頗固從此而東至於遼

左鴨綠迤邐僅二千餘里是左之肩臂甚短而環抱
亦踈兼之歲苦虜患瘻痺不仁所恃朝鮮外衛而消
內憂是可坐視而不竭力以拯其難乎彼關酋以鷙
黠之雄併有六十六島之衆其雄心未已說者疑其
謂茫茫大海了無歸泊必握其樞方可圖大于是擿
然稱師據朝鮮爲窺京輔之樞擾京輔爲窺四方之
樞吾廼不自握其樞欲舉朝鮮而弃之幾於愚矣若
南比交趾則遠近不倫而東勝大寧河套哈密相繼
不守終屬失策而邊患日滋志士扼腕未可舉以爲
訓也識偶未到心本無他天下後世必有能諒之者

但臣等一念區區惟願我　皇上恩朝鮮爲要藩屏倭奴爲長策會議之舉速行報罷進戰之計悉聽邊臣傑或以戰事難成守議當定則科臣徐觀瀾即向廷議所推往勘者令其會同監軍陳效據平日目擊之眞定今日戰守之策可戰則戰不至辱國而損威可守則守不至滋寇而醸亂共圖方略上報　天子得策而百年無事則二臣當其功失策而他日基禍則二臣任其罪有不畏威承德悉心定計者否也伏惟　聖明亟勑施行抑臣于俄頃之間深爲國家大慶焉臣疏將完而福建撫臣金學曾揭報適至

探得關酋平秀吉已於七月初六日身死丙變將作後援已絶行清諸酋志必不能自固非天滅倭奴之會而王師乘亂亟擊之日乎況新撫臣萬世德業已至彼任事根本全在立心再乞我 皇上天語叮嚀令其勿襲舊套勿貪新銜速與督臣矢志協謀共期滅倭以收蕩平之績屬國幸甚 宗社幸甚等因奉

聖旨東征屢經有旨朝廷不遥制還着遵前旨一意進勦務收蕩平之功你毋退等說會官廷議免行兵部知道